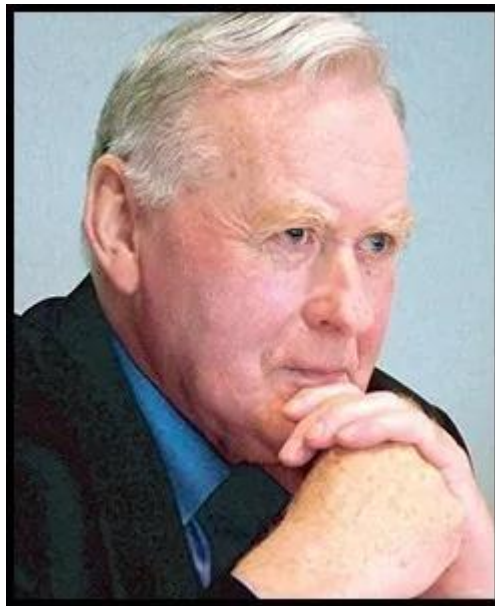

拉格纳尔松作品选

拉格纳尔松 世界语原著
庄 企 雄 汉 译



中国世界语文学圈
Nankino 2018 Ĉinio

作者简介

巴尔德*拉格纳尔松 (Baldur Ragnarsson) 先生生于 1930 年, 1949 年读中学期间学习世界语, 从 1952 年起开始活跃于冰岛和国际的世界语运动。他曾长时间担任冰岛世界语协会的主席, 在 1980-1986 年间担任国际世协负责文化与教育的副主席。他不仅是世界语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1975-1985 年间负责国际世协的文学竞赛, 1979 年起担任世界语学院院士), 而且是继 William Auld 之后, 第二位被国际世界语作家协会于 2007 年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选。他作为著名冰岛作家、诗人、国际世协荣誉会员, 有 9 部用冰岛语发表的著作, 为《冰岛之声》、《北方棱镜》等杂志创作并翻译了一些诗歌。他用世界语出过两部著名的诗集, 名为《无名的阶梯》(Ŝtupoj sen Nomo) 和《探索》(Esploroj)。他的自由体无韵诗歌善用比喻, 富于想象, 五光十色。在 2007 年 Edistudio (世界语出版社) 出版的合集 La lingvo serena 中收录了他的原创诗歌和散文。

拉格纳尔松先生将 William Auld、Jorge Camacho、Gonçalo Neves、Raymond Schwartz 和 Henri Vatr 等世界语作家的作品翻译为冰岛语。他的世界语诗歌作品也被翻译为英语、法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和波兰语。

巴尔德*拉格纳尔松 (Baldur Ragnarsson) 先生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逝世, 终年 88 岁。

目 录

中 国 印 象.....	4
我的世界语之缘.....	7
随笔是这样炼成的.....	9
重 生.....	19
诗人之岛.....	20
信 经.....	26
附录：1、李树 2、致巴尔德*拉格纳尔松.....	32
译者的话.....	33

中国印象

冰岛与中国远隔万水千山。然而，如果从邻近雷克雅未克国际机场早晨八点钟出发，不超过十五小时后，你就可以站在中国的大地上，来到这座崭新而宏伟壮丽的北京航空大厦。瞧，我和我太太俩刚下飞机驻足，我们的儿子、他的中国媳妇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就用亲吻与鲜花，来迎接我们的到来。

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自从我们的儿子，当时只有十九岁的拉格纳尔，去北京留学的时候算起，许多年的日子里，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时常浮现中国这个名字。那是在二十五年前。从那以后，诚然发生了许多的事，但是五年前北京的冰岛大使馆成立以后，儿子在那里担任了大使馆参赞。然而，当时外交部门派遣官员规则要求他在派往其他国家前，必须回到雷克雅未克工作两年。所以，我们的儿子坚持要求我们，作为他的父母亲，在他仍然住在那里期间，一定要利用好去中国的最后机会。

瞧，我们俩正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期是 2000 年 8 月 28 日，空气温暖，天上模糊不清，然而有些奇异的亮光。机场站台外挤满了人群和汽车，已经可以感觉到有某种时空广阔的神秘力量在向你扑来。我们沿着两旁大树林立的长长的街道，来的我们儿子的家。大街上交通十分拥挤，到处都是汽车和自行车。尽管很难明确城区的范围，但

是我们发现自己所住的地方有点儿靠近郊区。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就有了观察北京大街上人们生活的有利机缘。在北京，人们或者坐在人行道外面，安静地下着中国象棋，或者在回响着缓慢行驶汽车的不和谐的喇叭声的大街上一百人或一千人一起骑着自行车。一种浪漫的情调，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最近十年快速发展的现代北京，没有了如此浪漫的印象。诚然，这些骑自行车的人还在拥挤，但是，满大街汽车的数量更应该关注。同样，人们不停地改变城市的面貌，摧毁与重建。当乘车穿行在宽阔的主要街道上，人们只会惊奇和赞赏近年建造的宏伟壮丽的高楼大厦。

所有楼宇里面，大部分都设有商场。商场内排满各种商品，按照西方的标准，它们的价格并不太贵。

然而，老北京城并没有消失。在主要街道的两侧和外面，发现有许多条狭窄的小巷，那里有孩子们正在低矮的中国风格房屋背阴处玩耍。而且，北京许多古玩珍宝的确就考究地保存在紫禁城、故宫和各座寺庙里。描写与讲述这些地方的观光经历，要是现在我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就好了。不过，对于长城的参观游览，我就不能够轻描淡写了！

长城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建造的最伟大的建筑，也是一座象征人类意志力的巨大丰碑。长城的年龄高达二千多岁，而且可能长达二千五百公里左右，拥有一望无边的分支和四万多座塔楼。长城沿着中国的北方蜿蜒起伏，没有尽头地翻山越岭、穿过沙漠，俨然象一部千年中国的悠久历史。虽然她被规划设计为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庞大防御工具，但是事实上证明是毫无用处的。鞑靼人在公元三世纪和四世纪爬

上过长城，几个世纪后面对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侵略，她几乎没有任何屏障作用。但是，长城平凡地活着，而且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人一起来参观游览她。

我们在旅居北京最后一天之前去参观游览了长城。汽车停在山脚下公园里，从那里，我们沿着两旁布满旅游商店的斜坡巷子向上步行，直到我们通过运行的不断上下旋转的座椅缆车到达有一定高度的平坦处。坐缆车上长城大概要花八分钟时间，路上我们飘过长满野生树木的深谷。我们和儿子一家在长城游玩了整整二个小时，在内心深处不仅分享到登上那座世界奇迹才拥有的这份情感，而且也分享到周围的风土人情和满山遍野翠绿的壮丽群山。在平日里，游人并不多。但是，一些小商贩在长城上都有单独的摊点。有一个人，穿得象古代士兵，手拿长矛利剑，，当我靠近时，他发出了一声有点儿令人害怕的战斗呐喊，而他试图扮演的是一位十分快乐而有趣的人物。这个人住在附近的村庄里。为了工作，他每天早晨从那里来到长城上。我们给自己穿上皇帝龙袍靠着他一起拍照，当然了，是要付费的。

我们旅居中国，确切地说，只是在北京，日子真是太短了。中国实际上是一块完整的大陆。为了粗浅地认识了解中国，人们需要花上几个月和几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因为拥有那些在中国领悟到的、让我们留下难忘印象的仓促经历而心怀感恩。

我的世界语之缘

大约五十年前，一位十六岁的男孩坐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帐篷里，经历了一整天的劳累后，还在认真地学习着世界语。这个男孩是修路工小组的人，他肩负着修复冬天后在东部冰岛通过长长峡谷略显原始公路的任务。他感到自己对那种新语言是多么的热情，以致于他白天在自己的口袋里装着这本教科书，工间休息时拿出来读几条句子，午休在饭厅他比其他人速度快就吃完了饭。为了继续这种语言的学习，他跑进自己的帐篷，就这样牢牢抓住兴趣。用这种方法，他十分快速地学习着，因为把这所有的一小段自由时间看作是学习的好机会，所以进步就尽可能地快，然而，那个男孩甚至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种语言，就是世界语，从那时起已经开始指导他的生活走向崭新的时空。

瞧，那位男孩就是我。在那年夏天，我有幸得到二本以前的《国际语》杂志年度合订本和 1913 年华沙出版的安东尼*格拉波夫斯基翻译编写的著名诗集《各国诗歌选》。真是奇怪的巧合，那时候东冰岛唯一的世界语者，农庄里的一位普通工人，在我成为世界语者的同年离开了人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个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我通过我的父亲开始拥有了他的书籍。父亲听说过他是位世界语者。我竭尽全力地阅读这些书，从《国际语》的主要文章到很久以前被遗忘的书评和格拉波夫斯基所有的诗歌译文，其中我学习了古典的作诗技巧。那些读物使我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者。

能够最早建立起进入世界语界的基础的确是我的幸运。所以，我可以满怀信心，不断持续进行我作为世界语者生活的构建。那是一段很长的历史。关于这一点，我将不详细介绍。我只能说，如果没有世界语，我的生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与世界语之间连接的纽带从来没有中断过。世界语对于我就意味着心灵的自由和理性的觉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世界语的理性和令人自由的力量。而且，语言本身就是珍宝，依靠它，我总能发现新的价值。我现在年龄大了，但探索的欲望始终没有减少。所以，我能够信心百倍地说，世界语对于我就意味着使我永葆青春的神秘力量。岁月无情，还有什么比世界语更好的东西呢？

随笔是这样炼成的

我的童年是在一座村庄里度过的，在众多的峡湾中，其中有一处靠近这个村庄，它正好划破了冰岛东部的海岸线。在那处峡湾的两旁，高高耸立的群山托起座座山峰直插云霄。这处峡湾本身就深，而且鱼类丰富。孩子们，或者在山坡上攀登，或者在许多沿村分散而建的木码头上钓鱼，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也早早地参加大人们的工作，特别是在夏天期间。在冬天，他们当然应该去上学，村里唯一的一所学校。

我的父亲在那所学校教课。而且，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他也不得不挑起有关文化方面的各种其他事务。他照看公共图书馆，修改剧本，在各种庆典上做报告。他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师范学院上过大学。在那里的他的同学中，其中有一位是个热心的世界语者。他有在早晨用世界语“Bonan tagon!（您好！）”向同伴们打招呼的习惯。我父亲对我讲过这件事。二十年后我才有机会和那个人谈话，当时他是一位二流大学的校长。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世界语，但是过分忙于参加语言活动。我对他说我是通过他当时的“Bonan tagon!（您好！）”的招呼才对世界语有了初步认识。那句话逗笑了他，让他十分高兴。

在我家的村庄里有一位鞋匠，他在自己工作场所旁的房间里经营一家小书店。在那里我在通俗小说、传记著作和传统诗集中发现了一本世界语教科书。它的内容包括一小段用冰岛语书写的没有练习的语法和世界语阅读材料。我因好奇心而买下了那本书，并且在一种模糊不清意向状态中，我从头到尾通读研究了一遍。那时我正好十四岁。紧接着二年上初中。世界语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于是，我成为了一名北部冰岛城市阿库雷日的一年级中学生。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注意到了一本书，它的书名立刻触发我回想起童年的兴趣。我就进去了，并请求要看一看这本书。我立即就确认，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样特殊的東西：出版于 1909 年的第一本冰岛语版世界语教科书。书本是以戴尔*塞而费尔*卡特（de Théophile Cart）的 1902 年发行的著名教科书《世界语十课》（*L'espéranto en dix leçons*）为根据展开讲解的。冰岛世界语先驱索尔斯泰因*欧尔斯泰松（Thorsteinn Thorsteinsson）编写的冰岛语版比原版内容略多，内含十二个课程和足够详细的世界语冰岛语对照词典。我自然买下了这本书，我怎么也没有预感到，这本书那么多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随后的夏天期间，我在冰岛东部的某一峡谷干修路工人。我们一共有二十人，一起都住在帐篷里。我携带了世界语教科书，在劳动之余的晚上开始学习它。与我住的同伴比我年长三十岁，是一位好心人，他十分尊敬我的“修养”，为我冲泡咖啡，并且干完了我们共同帐篷生活中所有应该做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我要感谢他给我的无忧

无虑的世界语学习环境。我几乎马上被这种语言如此这般地牢牢抓住，那就是：我利用中午饭间休息的一半时间来学习，我也把书在口袋里带着去上班，在时常提供的工间休息时拿出来读几条句子。无疑，象这样有动力学因素的方法，推动力和语言本身的原动力，非达到快速进步的学习效果不可：在几周学习后的秋天，我就已经开始了与国外世界语者瑞士邮递员的通信，他的名字是我偶然找到的。不仅如此，而且对我十分重要的几乎是语言早期的立刻接触。所以，我以前的初中老师，从我父亲那里得知我在学习世界语，他就寄给了我来自刚过世的庄园工人留下的财产中的一些书籍。那个人是冰岛最早的世界语者之一，而且他订阅过杂志和订购过国外的书籍，其中有装订好的《国际语》和《青年世界语者》杂志年度合订本、格拉波夫斯基的《各国诗歌选》诗集和法国萨姆尔*麦耶（Samuel Meyer）的《做人啊！》译著。那些美好的回忆，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通常我们修路工星期六乘车回家，星期天晚上回到峡谷内帐篷里。我们搭承载重货车，坐在遮挡篷内固定于汽车平板的无靠背长椅上。遮挡篷的后面有一块空地方，在那里我们年轻人经常坐在地板尽头做游戏。所以，这样的事就发生了：当汽车驶过没有桥的小河沟时，坐在这样危险地方的我，那时正大声朗读着《做人啊！》这本书，突然把书掉进了河沟里。我立即向司机呼喊停车，他害怕发生事故，就停了下来。幸亏我跳进了小河沟，才把这本书救捞了上来，只是有点儿潮湿。今天我仍然保存着那本书，它的封面还显露着那次意外事件的痕迹。

所有那些书都来自 1912 年至 1913 年。正是那些阅读材料，好像

爆炸一样，突然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完全充分地影响了我对世界语和它的文化的态度。

中学毕业后，我就迁居首都雷克雅未克上大学。那时我已经和我的同班同学博瑞（Þórey）订婚，她也学过世界语。她的父亲也是意外杰出的世界语者。当我第一次拜访我未来岳父的家时——那时还是中学生——我未婚妻的父亲，哈尔德*科尔贝斯（Halldór Kolbeins）神父和我用世界语说话，仅半个小时后才改为用冰岛语。我们儿子拉格纳尔也能流利地用世界语交谈。因此，我们在这里是个三代世界语者家庭。

到了首都我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世界语社团，后来我始终属于这个组织。不久，我就开始用世界语写作，首先写了几首诗词。现在，我具有长久的世界语写作经历，同时也用冰岛语写作。但是，我的世界语作家头衔对我来说更珍贵。

我学习世界语的经验，简单来说就是：在语言学习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兴趣，也就是热情。我没有老师，我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通过一本被学生完全的自我奉献所信赖的标明语法和文学的教科书，学习这门语言。而且，我自始至终地相信，正是那本教科书才最适合支持通过连续不停地促进后人直到清晰可见的结尾的这种兴趣。那本书就是卡特的教科书，它其他语言的许多译本，其中有冰岛语版，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幸运的是，那本书在五十多年前落到了我这位年青人的手中。

世界语原文:

Baldur Ragnarsson – Eseoj: Kiel tio komenciĝis

Mian knabaĝon mi pasigis en vilaĝo ĉe unu el la multaj fjordoj, kiuj tranĉas la bordojn de Orienta Islando. Ambaŭflanke de tiu fjordo altaj montoj levas siajn pintojn al la ĉielo. La fjordo mem estas profunda kaj riĉa je fiŝoj. La infanoj vivis libere, aŭ grimpante sur la deklivoj de la montoj aŭ hokante fiŝetojn de sur la multaj lignaj varfoj dise starantaj laŭlonge de la vilaĝa bordo. Ili ankaŭ frue partoprenis la laborojn de la plenkreskuloj, precipe dum la somero. Dum la vintro ili kompreneble devis ĉeesti la lernejon, la solan en la vilaĝo. En tiu lernejo instruis mia patro. Kaj ĉar li estis homo edukita li devis ankaŭ okupi sin pri diversaj aliaj aferoj de kulturo. Li prizorgis la komunan bibliotekon, aranĝis teatraĵojn, faris paroladojn je solenaĵoj. Li edukiĝis en la Pedagogia Lernejo en la ĉefurbo Rejkjaviko. Unu el liaj kunstudantoj tie estis fervora esperantisto. Li havis la kutimon saluti la kunulojn matene en Esperanto: “Bonan tagon!”. Tion diris al mi mia patro. Dudek jarojn poste mi havis la okazon paroli kun tiu homo, tiam estro de duagrada lernejo. Li ne forgesis sian Esperanton, sed estis tro okupita por partopreni aktivadon por la lingvo. Mi

diris al li mian ekkoniĝon kun Esperanto pere de lia siatempa

“Bonan tagon” – saluto. Tio lin amuzis kaj ĝojigis.

En mia hejma vilaĝo estis ŝuisto, kiu tenis malgrandan librovendejon en Ĉambro apud sia laborejo. Tie inter popularaj romanoj, biografiaj libroj kaj tradiciaj poemaroj mi trovis lernolibron de Esperanto. Ĝi enhavis mallongan gramatikon en la islanda lingvo sen ekzercoj, kaj legmaterialon. Mi aĉetis tiun libron pro scivolemo kaj eble kun iom neklara intenco ĝin iam trastudi. Tiam mi havis 14 jarojn. Sekvis du jaroj en duagrada lernejo. La tempo por Esperanto ankoraŭ ne venis.

Kaj jen mi trovis min en Akureyri, urbo en Norda Islando.

Unuajara gimnazio. Iun tagon mi rimarkis en montrofenestro de librovendejo libron kies titolo tuj frapis min rememorige pri mia knabaĝa intereso. Mi eniris kaj petis permeson rigardi la libron. Mi tuj konstatis, ke mi tenis ion eksterordinaran en la mano: la unuan lernolibron de Esperanto en la islanda lingvo, eldonitan en 1909. Temas pri libro bazita sur la fama lernolibro de Théophile Cart, *L'espéranto en dix leçons* – Esperanto en dek lecionoj (1902). La islanda versio, farita de

Thorsteinn Thórsteinsson, pioniro de Esperanto en Islando (1880–1979), estis iom pli ampleksa ol la originalo, havanta 12 lecionojn kaj sufiĉe detalan Esperantan–islandan vortaron.

Kompreneble mi aĉetis la libron, neniel antaŭsentante, kiom multe ĝi influos mian vivon.

Dum la sekvanta somero mi laboris kiel ordinara vojlaboristo en certa valo en montara regiono en Orienta Islando. Ni estis kune dudek homoj kaj loĝis en tendoj. Mi kunportis mian lernolibron de Esperanto kaj komencis ĝin studi en la vesperoj post la taglaboro. Mia kuntendano estis homo, tridek jarojn pli aĝa ol mi, bonkorulo, kiu tre respektis mian “edukitecon”, preparis nian kafon kaj plenumis ĉiujn farendaĵojn de nia komuna tendara vivo, iusence mi povas danki al li la senzorgan cirkonstancon de mia Esperanto-lernado. Preskaŭ tuj mi estis tiom kaptita de la lingvo, ke mi uzis duonon de la tagmeza manĝopaŭzo por lernado, mi ankaŭ kunportis la libron en mia poŝto al la laboro kaj legis kelkajn frazojn en paŭzoj, kiuj ofte doniĝis. Kiel supozeble tia dinamika metodo, motivita kaj motorita de entuziasmo pri la lingvo mem, nepre donas rapidajn rezultojn: en la aŭtuno post kelksemajna studo mi jam komencis korespondi kun eksterlanda esperantisto, svisa poŝtisto, kies nomon mi hazarde trovis. Kaj ne nur tio. Ege grava por mi estis preskaŭ tuja kontakto kun la frua periodo de la lingvo. Tiel estis, ke mia antaŭa instruisto en la duagrada lernejo, informita de mia patro pri miaj Esperanto-studoj, sendis al

mi kelkajn librojn el la postlasitaj posedaĵoj de bona laboristo, kiuj ĵus mortis. Tiu homo estis unu el la plej fruaj esperantistoj en Islando kaj abonis revuojn kaj mendis librojn el eksterlando. Inter tiuj estis binditaj jarkolektoj de la revuoj *Lingvo internacia* kaj *Juna esperantisto*, la poemaro *El parnaso de popoloj* de Grabowski kaj *Estu homo!*, traduko el la franca de Samuel Meyer. Pri tiu laste menciita mi havas belan memoraĵon. Kutime ni, la vojlaboristoj, veturis sabate hejmen kaj reiris al la envala tendaro dimanĉe vespere. Ni veturis per ŝarĝaŭtomobilo, sidantaj sur sendorsaj benkoj en ŝirmejo fiksita sur la platplanko de la aŭto. Estis libera loko malantaŭ la ŝirmejo kaj tie ni, la junuloj, ofte sidis por amuzo sur la plankfino. Tiel okazis, ke dum la aŭto transveturis malgrandan, senpontan rivereton mi, sidanta sur tiu riska loko, tiam legante laŭte la libron *Estu homo!*, subite ĝin perdis el la mano en la rivereton. Mi tuj kriis al la ŝoforo, ke li haltigu la aŭton, kion li faris, ektimante ke okazis akcidento. Feliĉe ne estis tiel, mi ensaltis la rivereton kaj elsavis la libron, nur iomete malsekan. Ankoraŭ hodiaŭ mi konservas tiun libron, ĝi montras ankoraŭ frontpaĝe la signon pri tiu aventuro. Ĉiuj tiuj libroj devenas el la jaroj 1912 - 1913. Jen do legmaterialo, kiu kvazaŭ eksplode vastigis mian horizonton kaj

maturige influis mian sintenon al la lingvo kaj ĝia kulturo. Fininte la gimazion mi transloĝiĝis al la ĉefurbo Rejkaviko por studi en universitato. Jam tiam mi fianĉiĝis al mia samklasanino Þórey, kiu ankaŭ lernis Esperanton. Ankaŭ ŝia patro estis elstara esperantisto. Kiam mi vizitis unuafoje la hejmon de miaj estontaj bogepatroj - tiam ankoraŭ gimnaziano - la patro de mia fianĉino, pastro Halldór Kolbeins, alparolis min en Esperanto, kaj nur post duonhoru li ŝanĝis al la islanda. Ankaŭ nia filo Ragnar flue parolas Esperanton. Do ni havas ĉi tie tri generaciojn de esperantistoj.

Veninte al la ĉefurbo mi tuj aliĝis al la Esperanto-societo tie, al kiu mi apartenis ĉiam poste. Mi baldaŭ komencis verki en la lingvo, unue poemojn. Mi havas longan verkistan karieron ankaŭ en la islanda lingvo, sed mia Esperanta verkisteco estas al mi pli kara.

Mia sperto de lernado de Esperanto estas simple la jena: Nenio povas anstataŭi intereson, jes entuziasmon, en lernado de lingvo. Mi ne havis instruiston, mi lernis la lingvon en izoleco, per lernolibro malgranda, gramatike kaj literature orientita, malnaiva, fidanta al plena sindediĉo de la lernanto. Kaj mi emas kredi, ke ĝuste tia lernolibro estas la plej taŭga por subteni la intereson per sinsekve rapidaj kaj senhalte pliaj postuloj

ĝis la klare antaŭvidebla fino. Tia estis la lernolibro de T. Cart kaj tion atestis la multaj tradukoj de ĝi en aliajn lingvojn, i. a. la islandan. Kaj feliĉe estis tia libro, kiu trafis en miajn junulajn manojn antaŭ pli ol kvindek jaroj.

(Komencanto, 5, 2005)

重 生

瞬间的美妙对于我们就象不能抓住的漂浮精灵的影中之影。

我们心中的梦轻柔得就象影中之影、看不见的花香和闭眼里的月光。

而我们自己也再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梦见自己已不复存在，我们毁灭了自己的物质世界，再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再没有罪孽与无辜之分，再没有理性与无知之分。

我们是现实中的梦幻，是梦幻中的现实，在同一时间毁灭和重生，语言不再是语言，大地不再是大地，天空也不再是天空。

世界语原文：

Renaski ĝo

La dolĉo de la momento aperis al ni, fea, ŝvebeca, nekaptebla kiel ombro de ombro.

Kiel ombro de ombro mildas la sonĝo en niaj koroj. Kielodoro de nevidebla floro. Kiel lunolumo sur fermitaj okuloj.

Kaj ni estas ne plu la samaj. Ni sonĝis nin for, detruis nian materion, nuligis niajn distingojn de noblo kaj malnoblo, kulpo kaj senkulpo, scio kaj nescio.

Ni estas sonĝaj en la realo, realaj en la sonĝo; detruitaj kaj renaskitaj en la sama tempo. Kaj la vortoj ne plu estas vortoj, la tero ne tero, nek la ĉielo, ĉielo.

poemo en prozo

de Baldur RAGNARSSON

Unue aperis en *la nica literatura revuo* n-ro 5/6 p. 210

诗人之岛

万里碧空灿烂阳光，
把幸福撒向了大地。
温柔晚风赞歌轻唱，
把亲吻献给了群山。
我对大海衷心祝愿：
充满欢乐愉快奔跑；
要沿着白色的峡湾，
看见那岸边的浪花。

沙滩旁等待的小舟，
把我揉进她的怀抱；
我心怀着玩耍情调，
驶向那诗人的小岛。
浪花飞溅的大海上，
小舟如软木般起舞；
冲向宁静的环礁旁，
小舟临岸躲灾避难。

我站起来尽情享受，
闻着这诗歌的芬芳。
微风吹拂字里行间，
象发烧般颤抖激荡。
抚慰韵律喃喃细语，
似泡沫样咕噜回响。
面对宾客诗兴洋溢，
毫不迟疑拨弦吟唱。

诉说着唤起的灵感，
交融诗意清楚明晰。
哈利路亚笑语不断，
内心却在呻吟哭泣。
陪伴着分离的情感，
爽朗话语充满奢望。
坟墓般宁静的心灵，
粉饰以厌世的轮光。

带着一颗激动的心，
踏上最自由的大地；
听着圣洁的赞美诗，

浪花里天堂般神迷。
为了心灵不断升华，
超越的思想在闪亮：
要在简朴的余生里，
善待大地每份土壤。

霎那行动诱人遐想，
我抓起了大把泥土，
双手洋溢诗意芳香，
相互牵挂远离心房。
每当无数四海宾朋，
没有邀请千里来访，
我用一盘诗歌佳肴，
盛情款待地久天长。

世界语原文：

La insulo de l' poeto

Verŝas benon brila suno
sur la teron tra l' aero,
kisas monton dolĉa vento

blovetante zuman kanton.
Al la maro mi deziras
gaje kuri por plezuro,
vidi ondojn laŭe randi
blankan bordon de la fjordo.

Ĉe la strando bark' atenda
prenas min en sian sinon,
kaj mi celas en petolo
insuleton de l' poeto.
Dancas barko kiel korko
sur la ondoj glate rondaj,
albordiĝas por rifuĝo
ĉe kvieta laguneto.

La aromon de poemoj
mi ekstare ĝue flaras,
versoj vibras kvazaŭ febre
en zefiro dolĉe spira.
Lulaj rimoj ade zumas
kaj murmuras ŝaŭm-susure,
frapas kordojn brila bardo

senprokraste por la gasto.

La poema amalgamo
klare diras pri inspiro,
saltas gajo haleluje
dum la koro ĝeme ploras.
Vort' serena akompanas
deziregon sentosegan,
mens' trankvila aŭreolas
pesimisman tomb-abismon.

Kortuŝite mi ekstretas
sur la teron plej liberan,
en ekstazo paradiza
himnon aŭdas eĉ en plaŭdo.
Fulmas penso el la transo:
Prenu eron de la tero
por ekhavi mensan levon
dum modesta vivoresto.

Tuje agi penso logas,
mi elprenas manan plenon

da poema ter' aroma,
iras for kuniĝoj' en koro.
Ĉiam poste kiam gastoj
min vizitas sen invito,
mi regale ŝtopas ilin
per porcio poezia.

de Baldur RAGNARSSON

(laŭ antikva islanda ritmo)

aperis en *Norda Prismo*, 57/4, p. 187

信 经

找到这部信经后，
我伸长脖子透过眼窝缺口，
询问闪亮的火炬。
在血钩之间的内部的太阳，
象没有发芽的奇异的种子，
什么行动沉睡在我的土壤？
象螃蟹样横行在无根之塔，
什么话语正悄悄成为形式？
血红的晨曦把一缕缕光线，
穿过身体射进潜意识空间。

站在远处的墙后，
我充满了内心折磨的等候；
压制住全身愤怒，
我透过黑暗倾听着那铜钟
发出阵阵清脆的红色呼唤
在门后紧绕狂热的我卖弄。
薄薄的罗纱遮蔽了玻璃窗，

在爱河里相会却泪流满面。
强烈的好色淫欲日益滋长，
心中荡漾的迷茫终于流淌。

从我的隐藏地点，
我一眼看到了挑战的表演。
房顶灼热地洒满
被逃亡者冲散的缕缕阳光。
我的烟囱从边缘地方逃脱
象陆地熊熊燃烧扑向海洋。
为了单独看到浩瀚的云雾，
我一直暗中进行认真观察。
宽尾阴影在严寒的田野上，
紧跟专横寂寞的云雾睥翔。

象飞去来器一样，
我的血液来回不停地流淌。
进不了末梢深处，
此刻神经在那里吱吱作响。
敏感的神神经直达沙狐窝里，
在我和他人之间清朗激荡。
田野里到处显得十分寂静，

我听不见你的所有的声音，
夜的海洋上超越生命与运动，
就像天使般瞬间即逝的吹动。

心灵直布罗陀上，
我一直十分厌倦地站着岗；
寂寞的月亮在闪烁，
所有阴沉的流水背向月色，
合上垂涎的嘴巴拒绝闪耀。
沉闷穿过我无声地蔓延着，
所有长满绒毛的游牧部落，
打着同化的手势悄悄绕行。
浅黄褐色调与死神相媲美，
在视网膜上同样失去光彩。

透过水印的痕迹，
多彩的蝴蝶们鼓动着逃避。
因为黑暗的时光，
通过被唤起的记忆的瓦砾，
我找寻着秋天的落日残阳，
与珍贵的雨相聚永远消失。
静寂时刻的傍晚的泪水珠，

躺在翅膀上变得更加轻柔。

百叶窗保护下生命的银光，

都蜿蜒细流在我的窗户上。

附录：

李 树

——献给冰岛诗人巴尔德*拉格那尔松八十华诞

马伍咯*奈尔维

古老的诗歌编织着寂静的北方，
散乱的诗行是当年安详的对唱。
看那老园丁摇着头砍下小树枝，
园中诗意般的李树正走向死亡。

“您不开花，苍老的躯干毫无用处”

错判新春回暖要靠无私的给养。
白花在意大利阳光下重新开放，
夏天里结出比以往甜蜜的果实，
前所未有的丰收您已亲口品尝。

当您思念岁月吟着诗远望海洋，
爱思亚火山雪与熔岩今再相会。
临终诉说真理，诗人不忌死亡，
朴素的巨石下，不敢亲密话语。
在沉默前涌现越来越多的诗章。
龙钟李树挥霍着最可取的果实，
牢记着永远难忘的幸福与安详。

世界语原文:

La prunarbo

Al Baldur Ragnarsson, okaze de lia 80-jariĝo

Mauro Nervi

Al norda fonsilento brokiĝas muzik' el viaj fruaj versoj,
fragmentaro dispersa, al via nuna aĝo kontraŭpunkto kvieta.

Vidu, en la ĝardeno la prunarbo sub kiu vi poemis

maljunas, kaj branĉetojn dehakas kapskue la sperta ĝardenisto.

“Sinjor' , ĝi ne plu floros, util' neniam venos el ĉi trunko jam troaĝa” .

Misprofete: la limfo respondis sindone al la novprintempa varmo,

jen, sub itala suno reŝprucas dispunkte la blanka flordonaco,

kaj somer' pli ol iam antaŭe la dolĉajn fruktojn maturigas,

kiujn vi men ĉi tie gustumis. Neniam tiom abundis la rikolto.

Kaj nun sur Esja-monto neĝo kaj lafo ankoraŭfoje renkontiĝas,

kiam vi versmurmure al ocean' rigardas, pensante pri klepsidro.

Jam proksimas la fino: ripetos ni la verson, ĉar poetoj morton ne tabuas,

ne decas karesvortoj sub la severa ŝtono de Thingvellir.

Sed antaŭ la venonta silento, multobliĝos viaj versoj vivsonoraj

en ĉi lingvo ekzila: olda prunarbo malŝparas nun siajn plej dezirindajn
fruktojn,

senputrajn en memoro, neforgesotajn vortojn de feliĉo kaj sereno.

致巴尔德*拉格纳尔松

玛丽娅*娜莎瑞 世界语原作
庄企雄 汉 译

一句句诗行在哭泣，
一首首诗歌在悲恸：
唉！绿界最杰出的诗人
——巴尔德*拉格纳尔松
已经驾鹤仙逝。

帕那斯界还在欢庆！
诗人们从来没有死亡：
他们令人心醉，
象永恒的星星一样，
活在时光的记忆里。

2018年12月27日于巴西茹伊斯迪福拉市

世界语原文：

Al Baldur Ragnarsson
Maria Nazaré Laroca

Poezio funebras,
versoj ploras: forpasis -
Ho ve! - Baldur Ragnarsson,
la Poeto plej elstara
el nia verda mondo.

Tamen Parnas' gaje festas!
Poetoj mortos neniam:
ili restas ensorĉitaj,
kiel porĉiamaj steloj
en la memoro de l' tempo.

Juiz de Fora, 27/12/2018.
Brazilo

译者的话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惊悉著名冰岛作家、诗人、国际世协荣誉会员**巴尔德*拉格纳尔松**（Baldur Ragnarsson）先生于2018年12月25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仙逝，中国世界语者们为失去了一位世界语文学好友而感到万分悲痛。这不仅是冰岛世界语协会的损失，而且也是国际世界语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中国报道社、全国世协也在同日向语冰岛世界协会、拉格纳尔先生家人等发去唁电。同时国际世协也号召通过走进世界语文学来纪念他的贡献。

我作为一名世界语文学爱好者，曾翻译过拉格纳尔松先生的一些文章与诗歌，特别是那篇有关中国的小品文，尤其印象深刻，感人肺腑！为了表达我对拉格纳尔松先生的敬意，我将把他的作品与有关他的诗歌的翻译习作，第一次尝试做成电子书发表在《中国世界语文学》群里，以寄托我们中国世界语者的哀思与思念!!!

庄企雄

2018年12月29日于南京